



JL 6  
2529  
48



門外 2529  
卷 49-48

吉林通志卷一百二十一

志餘上

夫餘國地方二千里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

於後妊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

雞子來降我因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合置於豕

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蘭馬亦如之王以

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

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原注今高麗中

水是也 按魏略作施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

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後漢書八十五

曰高麗出自夫餘夫餘出自索離索讀如橐故或書為橐橐形似橐故又轉為橐橐與橐音同故魏略及遼志復作橐與高麗實二國也夫餘在高麗北橐離又在夫餘北故東明南走而至夫餘朱蒙亦南走而至高麗其事彷彿相同或傳聞之有一誤也

高句驪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為居少田業力作不足以自資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

東夷相傳以為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而跪拜

曳一腳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

部灌奴部桂婁部原注按今高驪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黃部即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後部即絕奴部也三曰東部一曰左部即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

右部即消奴部也本消奴部為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

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老古鄒大加原注古鄒大加掌賓客之官如鴻臚

也主部優台使者帛衣先人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

為縣原注前書元封中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部使屬元菟其俗祠

鬼神社稷靈星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

大穴號燧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同上

句驪一名貊耳王莽初發句驪兵以伐匈奴其人

欲行強迫遣之皆亡出塞為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

擊戰死莽令其將嚴尤擊之誘句驪侯驩入塞斬之

傳首長安莽大說更名高句驪王為下句驪侯於是

貊人寇邊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光武復

其王號

同上

東沃沮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彊勇便持矛步戰言語食飲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大槨長十餘丈開一頭爲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置椁中家人皆共一椁刻木如主隨死者爲數焉其土迫小介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遂爲使者以相兼領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爲婢妾焉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南接挹婁挹婁人熹乘船寇鈔北沃

沮畏之每夏輒藏於巖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

落

同上

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元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元菟庫猶有玉匣一具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爲寶者老言先代之所賜也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也

志三十

東沃沮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毋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

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二千餘級宮奔北沃沮王頰別遣追討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嘗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同上

魏略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婿家迎之

長養以爲婦成人更還女家女家責錢錢畢乃復還

婿

三國志沃沮傳注

挹婁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句麗同有五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爲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善射射人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謂挹婁貉是也自漢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人眾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

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  
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

三國志  
三十

肅慎其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  
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墨  
以言語爲約有馬不乘但以爲財產而已無牛羊多

畜豬績毛以爲布有樹名雜常

滿洲源流考曰山海  
經云肅慎之國有樹

名曰雄常中國有聖帝代立則此木生皮可衣也此  
作雜常字形相近傳寫致異又或作頽常考字書雜  
頽二字相通與頽同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無  
井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

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煖土無鹽鐵燒木作灰灌取  
汗而食之俗皆編髮以布作襜徑尺餘以蔽前後將  
嫁娶男以毛羽插女頭和則持歸然後致禮聘之婦  
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卽葬之於野交木  
作小椁殺豬積其上以爲死者之糧性凶悍以無憂  
哀相尙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  
無多少皆殺之故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罌皮骨之  
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  
石其利入鐵將取必先祈神

晉書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

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眾鳥以毛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置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鴛者善養令肥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於田以朱蒙善射給之一矢朱蒙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乃與烏違等二人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

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爲之成橋朱蒙得度魚鼈乃解追騎不得度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一著麻衣一著衲衣一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爲氏其在夫餘妻懷孕朱蒙逃後生子始閻諧及長知朱蒙爲國玉卽與母亡歸之名曰閻達委之國事朱蒙死閻達立閻達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來立乃并夫餘

北史九十四

勿吉國一日靺鞨其人勁悍於東夷最强言語獨異常輕豆莫盧

按豆莫盧傳與後漢書三國志夫餘傳略同故不錄

等國諸國亦

患之所居多依山水渠師曰大莫弗瞞咄國南有徒  
太山者華言太皇魏書作太白俗甚敬畏之人不得山上  
洩汙行經山者以物盛去上有熊羆豹狼不害人人  
亦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隄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  
梯出入其國無牛有馬車則步推相與偶耕土多粟  
麥稼菜則有葵水氣鹹生鹽於木皮之上亦有鹽池  
嚼米爲酒飲之亦醉婚嫁婦人服布裙男子衣豬皮  
頭插虎虎原作武豹尾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爲不潔  
隋開皇初遣使貢獻文帝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  
皆起舞曲折多戰鬪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閒乃有

此物常作用兵意同上

靺鞨其國凡數十部各有酋帥或附於高麗或臣於  
突厥而黑水靺鞨最處北方尤稱勁健恆爲鄰境之  
患俗皆編髮無屋宇並依山水掘地爲穴架木於上  
以土覆之狀如中國之冢墓相聚而居夏則出隨水  
草冬則入處穴中父子相承世爲君長俗無文字兵  
器有角弓及楛矢其畜宜豬富人至數百口死者穿  
地理之以身襯土無棺斂之具殺所乘馬於尸前設  
祭舊唐書一百九十九下

渤海靺鞨大祚榮者

按唐會要云王本高麗別種也

高麗旣滅祚榮率家屬徙居營州萬歲通天年契丹李盡忠反叛祚榮與靺鞨乞四比羽各領亡命東奔保阻以自固盡忠旣死則天命右玉鈴衛大將軍李楷固率兵討其餘黨先破斬乞四比羽又度天門嶺以迫祚榮祚榮合高麗靺鞨之眾以拒楷固王師大敗楷固脫身還屬契丹及奚盡降突厥道路阻絕則天不能討祚榮遂率其眾東保桂婁之故地據東牟山築城以居之祚雄驍勇善用兵靺鞨之眾及高麗餘燼稍稍歸之聖歷中自立爲振國王遣使通於突厥風俗與高麗及契丹同頗有文字及書記睿宗先

天二年遣郎將崔訢往册拜祚榮爲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統爲忽汗州都督自是每歲遣使朝貢開元七年祚榮死元宗遣使弔祭乃册立其嫡子桂婁郡王大武藝襲父爲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二十五年武藝病卒太和七年遣學生三人請赴上都學問先遣學生三人事業稍成請歸本國許之

同上

渤海俗謂王曰可毒夫曰聖主曰基下其命爲教王之父曰老王母太妃妻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官有宣詔省左相左平章事侍中左常侍諫議居

之中臺省右相右平章事內史詔誥舍人居之政堂  
省大內相一人居左右相上左右司政各一居左右  
平章事之下以比僕射左右允比二丞左六司忠仁  
義部各一卿居司政下支司爵倉膳部部有郎中員  
外右六司智禮信部支司戎計水部卿郎準左以比  
六官中正臺大中正一比御史大夫居司政下少正  
一又有殿中寺宗屬寺有大令文籍院有監令監皆  
有少太常司寶大農寺寺有卿司藏司膳寺寺有令  
丞胄子監有監長巷伯局有常侍等官其武員有左  
右猛賁熊衛黑衛南左右衛北左右衛各大將軍一

將軍一大抵憲象中國制度如此以絲爲秩三秩以  
上服紫牙笏金魚五秩以上服緋牙笏銀魚六秩七  
秩淺緋衣八秩綠衣皆木笏俗所貴者曰太白山之  
菟南海之昆布柵城之豉扶餘之鹿鄭頡之豕率賓  
之馬顯州之布沃州之絀龍州之紬位城之鐵盧城  
之稻湄沱湖之鯽果有九都之李樂游之梨餘俗與  
高麗契丹略等新唐書一百十九下 滿洲源流考  
曰九都當是九都樂游當是樂浪之  
譌

唐開元二十六年渤海遣使寫唐禮及三國志三十

六國春秋

册府元龜

宋太平興國四年太宗平晉陽移兵幽州渤海首領  
大鸞河率小校李勛等十六人部族三百騎來歸以  
鸞河爲渤海都指揮使六年賜烏舍城浮渝府渤海  
玟府王詔令助攻契丹九年春宴大明殿召鸞河慰  
撫久之謂殿前都校劉延翰曰俟高秋戒候當與駿  
馬數十匹令出郊遊獵以遂其性因以緡錢十萬併  
酒賜之宋史源流考曰渤海無浮  
渝府當卽夫餘府音近而訛  
太平興國六年賜渤海烏舍城清渝府宋史作  
浮渝府渤海  
玟府王詔曰聞爾國爰從前代本是大藩近年以來  
頗爲契丹所制宜盡率部族來應王師朔漠之外悉

以相與渤海大國近來服役於契丹至是將發師大  
舉故先告諭俾爲應也宋會

屬國軍有靺鞨部朝貢無常有事則遣使徵兵或下  
詔令專征助軍多寡各從其便遼史兵

女真服屬大遼二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周  
而復始至天祚朝賞罰僭濫禽色俱荒女真東北與  
五國爲鄰五國之東鄰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  
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鵝鶩爪白者尤以爲異遼  
人酷愛之歲歲求之女真至五國戰鬪而後得女真  
不勝其擾及天祚嗣位責貢尤苛又天使所至百般

需索於部落稍不奉命召其長加杖甚者誅之諸部

怨叛潛結阿骨打至是舉兵伐遼松漠紀聞曰遼盛時銀牌天使至女

真每夕必欲薦枕者其國舊輸中下戶作止宿處以

未出適女侍之後求海東青使者絡繹恃大國使命

惟擇美好婦人不問其有夫先是州有權場女真以

及闕閱高者女真浸忿遂叛北珠人獲生金松實白附蜜蠟麻布之類為市州人

低其置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真州既陷殺之無遺類

獲遼兵甲馬三千退保長白山之阿朮火阿朮火者

女真所居之地以河為名也契丹國志十

契丹有國時四時有行在之所謂之巴納原註國語巴納地名

也原作捺春巴納曰鴨子河灤在長春州東北四面

皆沙塢多榆柳遼主每至侍御各備打鵝錘一柄刺

鵝錘一枚於灤之側相去五十七步排立有天鵝之

處舉旗擊鼓鵝驚飛起五坊進海東青鶻遼主親放

之鶻擒鵝墜勢力不加侍者舉錐刺取鵝腦以飼鶻

得頭鵝薦宗廟羣臣各獻酒舉樂皆插鵝毛於首以

為樂弋獵網釣春盡而還遼史營衛志

女真即古肅慎國也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

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為混同江其江甚

深狹處可六七十步闊處至百步唐太宗征高麗鞋

鞞佐之戰甚力駐蹕之敗高延壽高惠真以眾及鞋

鞞兵十餘萬來降太宗悉縱之獨坑鞞鞞三千人開  
元中其酋來朝拜爲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  
長爲都督刺史朝廷爲置長史監之賜府都督姓李  
氏訖唐世朝獻不絕五代時始稱女真後唐明宗時  
嘗寇登州渤海擊走之其後避契丹諱更爲女直俗  
訛爲女質居混同江之南者謂之孰女真孰熟同以其  
服屬契丹也江之北爲生女真亦臣於契丹後有酋  
豪受其宣命爲首領者號太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  
北八十餘里建寨以守余嘗自賓涉江過其寨守禦  
已廢所存者數十家耳松漠紀聞

女真酋長乃新羅人號完顏氏猶漢言王也女真以  
其練事後隨以首領讓之兄弟三人一爲孰女真酋  
長號萬戶其一適他國完顏年六十餘女真妻之以  
女亦六十餘生二子其長卽胡來也胡來金史自此作烏魯  
傳三人至楊哥太師無子以其姪阿骨打之弟諡曰  
文烈者爲子其後楊哥生子闍辣金史作撻懶乃令文烈

歸宗同上

金昭祖久無子有巫者能道神語甚驗乃往禱焉良  
久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孫昌盛可拜  
受之生則命之曰烏古鼐是爲景祖又良久曰女子

之魂至矣可名曰烏延又良久曰女子之兆復見可  
名曰烏達布又良久曰男子之兆復見然性不馴良  
長則殘忍無親親之恩必行非義不可受也昭祖方  
念後嗣未立乃曰雖不良亦願受之巫者曰當名之  
曰烏肯徹既而生二男二女其次第先後皆如巫者  
之言金史

女真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來鬻者景祖傾貲厚價  
以與貿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鐵既多因之以  
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同上

太祖十歲好弓矢甫成童即善射嘗南望高阜一發

過之度所至踰三百二十步天德三年立射碑以識

焉同上

太祖晝寐於拉林水傍夢威泰之場圍火禾盡焚覺  
而深念之以為憂同上

初女真有戎器而無甲遼之近親有以眾叛閒入其  
境上為女真一酋說而擒之得甲首五百女真賞其  
酋為阿盧里移賚原注彼云第三個官人亦呼為相公既起師纔有千

騎用其五百甲攻破甯江州遼眾五萬禦之不勝復  
倍遣之亦折北遂益至二十萬女真以眾寡不敵謀  
降大酋粘罕悟室婁宿等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

三  
剽不若以死拒之時勝兵至三千既連敗遼兵器甲  
益備與戰復克天祚乃發番漢五十萬親征大將餘  
都姑謀廢之立其庶長子趙王謀泄以前軍十萬降  
遼軍大震天祚怒國人叛已命漢兒遇契丹則殺之  
初遼制契丹人殺漢兒皆不加刑至是據其宿憤見  
者必死國中駭亂皆莫爲用女真乘勝入黃龍府五  
十餘州浸逼中京原注中京古白雲  
城松漠紀聞  
甯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  
類皆成圍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枝幹  
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每春冰始泮遼主必

至其地鑿冰釣魚放弋爲樂女真率來獻方物若鼯  
鼠之屬各以所產量輕重而打博謂之打女真後多  
強取女真始怨暨阿骨打起兵首破此州尋致亡國

同上

熙宗皇統六年春三月上以上京會甯舊內太狹役  
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規模倣汴京大金  
國志

自拉林河國主所居東行約五百里皆平原草莽絕  
少民居每三五里之間有一二族帳每族帳三五千

家北盟  
會編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紀年問之則

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爲一歲也自興兵以後浸染華風酋長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已其他如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用十一月旦者謂之周正金主生於七月七日以國忌用次日今朝廷遣賀使以正月至彼蓋循契丹故事不欲使人兩至也

松漠紀聞

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七倍責償唯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爲戲妻女寶貨車馬爲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既無

所獲雖畚鍤微物亦攜去婦人至顯入人家伺主者

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

自言大則具茶食以贖

原註謂羊酒肴饌之類

次則攜壺小亦

打餅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

留則聽

同上

女真舊不知歲月如燈夕皆不曉已酉歲有中華僧

被掠至其闕遇上元以長竿引燈毬表而出之以爲

戲女真主吳乞買

按卽金太宗

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

星耶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乞買

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爲亂剋日時立此以爲信耳命

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遂盛同  
金初都上京府曰會甯地名金源其城邑宮室類中  
原之州縣廡宇制度極草創居民往來或車馬雜還  
皆自前朝門爲出入之路略無禁犯每春正擊土牛  
父老士庶無長無幼皆觀看於殿之側主之出朝也  
威儀禮貌止肖乎守令民有訟未決者多攔駕以訴  
之其野如此至亶始有內廷之禁大率亦闕略迨亮  
弑亶而自立粗通經史知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  
意繼下求言詔應公卿大夫芻蕘黎庶皆得以利害  
聞時上書者多陳上京僻在一隅官艱於轉輸民艱

於赴訴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中會與亮意合卒從之

張棣  
圖經

金國初建其儀制從物止類中州之守令在內廷間  
或遇雨雪雖后妃亦去襪履赤足踐之其醇如此亶  
立始設護衛將軍寢殿小底拏手繖子同上  
胡俗舊無儀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於道民雖殺  
雞亦召其君同食炙股烹脯原注音蒲  
脯肉也以餘肉和麩  
菜擣曰中糜爛而進率以爲常吳乞買稱帝亦循故  
熊今主方革之松漠  
紀聞

金都會甯四時皆獵每獵則以隨駕軍密布四圍名